

# 在肺炎疫情蔓延时离开中国

cn.nytimes.com/china/20200201/leaving-shanghai-as-the-coronavirus-extended-its-reach/

PERRI KLASS, M.D. 2020年2月1  
日

February 1,  
2020



1月20日，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戴着防护口罩的旅客。Aly Song/Reuters

我的学生来自不同国家，都是第一次来中国。当他们第一次提到武汉的病毒问题时，我得承认，我的反应和所有官方保证的一致，基本上是让他们放心，然后，我问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每年注射一次流感疫苗。武汉离我们所在的地方有500多英里远，他们没有一个人会去那里。

广告

在我们上课的第一天，这种病毒被确认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。课程第一周结束时报告了第一例死亡，随后是第一例海外病例。因此，在第二周的某个时候，学生们开始询问这里有没有什么要担心的，他们可能是从远方焦虑的父母那里听来的消息。我给出了老套的答案：局势正在受到监控，这里没有人去过武汉附近的任何地方——但我再次承认，你必须认真对待它；你永远不知道病毒会怎样发展。

我是一个儿科医生，在各种疫情（H1N1、非典、埃博拉病毒、麻疹）暴发期间曾经到处旅行，为美国多个诊所工作，我通常给出的建议并不会令恐慌的人们感到满意：尽量保持健康、多睡觉、多喝水。洗手、洗手、洗手。这能帮助你远离各种感染，我说，要记住，在1月期末紧张的三个星期里，学生们经常会患上普通的冬季感冒和其他病毒性感染。

如果我拿起一个注射器，里面装满某种未知混合物，宣布它是一种未经测试的化合物，可能

可以抵御武汉病毒，人们会争相去注射它吗？

事态发展得很快，而且变得更加可怕。学生们收到来自学校的最新消息，也收到来自父母更多的忧虑，来自武汉的消息则变得更糟。我觉得武汉离我很远，但我父母觉得武汉离我很近，而且在某些方面，他们是对的。亚洲其他国家也开始报告病例。

广告

在1月感染了呼吸系统疾病的学生都吓坏了。他们都做了检查，接受治疗，然后耐着性子再次听我展开关于流感疫苗的说教——不是因为流感疫苗能让他们免于感染新病毒，而是因为现在患了流感的人会害怕可能是患上了新的冠状病毒；因为流感也是一种严重的疾病，而且之后还会继续有大量流感。

我们被告知要提前四个小时到达机场，因为会有额外的安检措施。事实上，因为是在春节前夕旅行，我们到达时，机场空荡荡的，去机场的路上也是一样——假期已经开始，没人上班，大多数人已经在旅行和度假。机场有一个标志告诉我们，我们正在通过温度扫描仪，但是队伍移动得很快。

所有人都戴着口罩，从酒店和办公室分发的普通外科口罩到带呼吸装置的精致贴面口罩。有报道说口罩没有帮助，但是公平地说，它们虽然不能彻底消除感染，但也能降低感染机率。登机 and 起飞的时候，旅客们显然有种逃出生天的感觉（尽管飞机——以及机上的空气循环系统——实际上是非常有效的呼吸道感染传播场所）。有些人摘下口罩，也有人在整个14个小时飞行中一直戴着。飞机上没有人咳嗽。

广告

当然，从中国回国，却可能面临更高的接触风险（医院里有很多病人），这有点讽刺意味。所有在医疗机构工作的人都反复经历过这种事（我们仍然贴着关于埃博拉筛查的公告）。新的病毒还会出现，你永远不知道病毒会做什么，但你必须利用已有的信息，尽最大努力。（至少，在诊所里，所有人都打了流感疫苗。）

因此，平铺直叙的指示中有种令人宽慰的东西。奇怪的是，这句非常平铺直叙的话可能尤其有效果：“请注意，所有的建议都可能随着其他信息的出现而改变。”